**人物设定及相关细节描写对比**

|  |  |  |
| --- | --- | --- |
| **说明与分析** | **方尧** | **楚慈** |
| 家庭背景：  方尧：父母双亡，由养母抚养，养母供给了大学两年的学费，方尧自力更生以后将养母和妹妹接来照顾。  楚慈：父母双亡，由养母抚养，养母供给了高中和大学一共三年的学费，楚慈自力更生后把养母和弟弟接来照顾（两人在去看望楚慈的路上车祸去世）。  相似点：  1.**父母双亡，养母养大**  2**.养母供给学费**  3.**自力更生后照顾养母和弟弟（妹妹）。** | 第六章 第二道伤口  方尧虽然**无父无母**，但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有个在市场里开改衣铺的养母将他从小养大，两人关系很亲。后来他来S城上大学，**前两年学费生活费也都是由养母提供**，直到大三开始接演艺圈工作才渐渐实现自立更生。  **方尧的养母还有个未成年的女儿，两人现在住在市场旁边的一处公寓里，是他拿拍戏的钱给他们买的房子。** | 第29章 落刀  “记不得的话我提醒你。那个中年女人名字叫李薇丽，是个高中老师，那个男孩叫李高杨，是**她跟丈夫离婚后含辛茹苦养大的独生子**。这对母子是贵州人，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是为了探望刚刚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学生，**这个学生自从父母双亡之后就一直被她抚养照顾，送进大学。**”    楚慈顿了顿，淡淡的道：“——这个学生，就是我。”  “**··每天中午和晚上去她家吃饭，还帮我垫了高中两年和大学头一年的学费。**”  “**我曾经发誓毕业后好好找个工作，把她当我亲妈一样的孝顺，**让她永远不再为钱担忧、安安稳稳万事不愁的好好过个晚年，但是谁知道你一次酒后驾车，就永远——永远毁灭了这一切。”” |
| 性格：  相似点：   1. 看似**高冷**，却对任何人都**温和有礼**。 2. 遇事遇人永远**优雅淡定，从容不迫。** 3. 远离权利，与攻身边的人**与众不同**。 | 第二章 搭讪  不过方尧向来对谁都**礼貌温和**，对一个表现得客客气气的陌生人自然更是如此。  第六章 第二道伤口  从见到方尧的第一眼起傅明煊就认定了这个人。他这二十几年见过很多人，阿谀奉承的小心翼翼的水火不容的，上至权柄在握下至困顿潦倒，**没一个人像方尧这样特别**。方尧总是那么方尧总是那么**优雅淡定**，做什么事都好像成竹在胸，但同时又是那么的与世不争，对谁都**彬彬有礼**，在**挫败跟强权面前永远表现得从容又无所畏惧**。 | 第14章 有关未来  要说个性孤僻吧，他又不是那样的人。楚慈个性是十分好的，待人接物都**温和有礼**，平时工作不争不抢，就是最挑剔的同事也找不出他什么茬来。  第25章 永无尽头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那样的冷静，情绪自控力极强，头脑理智而慎密，就算在**最落魄的情况下**都保留着特有的**优雅和平静**。**他跟韩越从小到大所接触的那些人是那样不同，跟权力、地位、财富和名望等等让人疯狂的东西没有半点沾染**。他的生活舒适清淡，永远生不起一点波澜；他对每一个人都**从容且守礼，冷淡而又温柔。** |
| 生活习惯：  方尧：挣钱够生活，对金钱不强求，抽空回去买花布置家，家里厨具很多，喜欢烘焙和花艺。  楚慈：收入不高不存钱，每天买花布置家里，饮食讲究。，  相似点：   1. **对金钱没有太大欲望和追求，物欲淡薄**。 2. 收入不多却追求生活质量，攻的评价：“**看似清冷，却生活精致**。” 3.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具体表现在**鲜花和饮食**。 | 第五章 软硬兼施  这天在组里演完了自己的戏份，**他想抽空去趟花卉市场，给家里添置两束味道清新淡雅的鲜花，**或许可以换换心情。**别看他平时冷若冰霜，关起门来其实小日子过得很细致，不仅厨具众多，还会点烘焙和花艺。**  在遇见傅明煊以前，他是个享受单身生活的普通青年演员。演主演排不上号，好人设也不会留给他，**挣的钱够生活**，只是没有多少对剧本的选择权。**好在这方面他看得比较开**，从小没爹没妈还差点儿被人拐卖的日子活过来了，没人比他更懂得一个道理：自由和金钱是人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其余的缺也就缺了，不能过分强求。  **不过，要是在这个基础上能把日子过得再精细点、再有趣味一点，比如闲时添置一束花，也未尝不可吧。**  听上去像是穷讲究，实际也只是想更幸福一点。 | 第14章 有关未来  “他薪水多少？平时消费水平怎么样？钱都花在哪方面？”  “你查账的啊？”韩越冲了他一句，想了想又说：“**他工作时间不长，应该有几千吧，**还有福利什么的……那套公寓租金就得四千三，每月买书买软件又要个上千。平时就吃的喝的特别费，**他喜欢吃好东西，不喜欢的一般不碰。还有他对家庭布置很讲究，每天还弄一束新鲜花儿回来插房间里**，家具地毯都要最舒服的那种。操，**真说起来他过得可比我精细多**了。”  “这不是挺讲究生活质量的吗？怎么得抑郁症了？”任家远觉得奇怪，**他以为楚慈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清高知识分子，没想到人家生活上竟然挺小资！** |
| 身手：  方尧：被攻评价“有两下子”，“花拳绣腿”  楚慈：被攻评价“真够本事”，“能文能武”  相似点：  1.看似文弱却**身手不错**  2.受第一次动手与攻起肢体冲突，并且被攻如此评价，**都是在攻第一次实施入室强奸的时候。** | 第四章 第一道伤口  下一秒傅明煊就一脚狠踢，登时踹开了身前的铁杆，接着一个纵跃，踩着衣帽身手矫健地翻到方尧身边，豹子一般将他扑倒在地！  只听砰的一声，方尧背部向后直直倒下，傅明煊整个人压在他身上右手撑地，顷刻间便完全将人压制。  **“有两下子……”**黑暗里他的声音带着危险的笑意**，“还会点花拳绣腿的功夫。”** | 第46章 番外之相遇 中 ... **“嘶，真够本事。”**韩越往肩窝伤处抹了一把，顺手把血蹭到厨房抹布上。然后一把将楚慈打横抱起来。  楚慈人事不省的时候看上去安静极了，眼睛紧紧闭着，长而浓密的眼睫覆盖出半圈阴影。黑色的头发凌乱垂落在额前，衬得皮肤初雪一般洁白。  韩越本来被刀划了两下，心里还有点小郁闷，但是把楚慈往怀里那么一抱，他那点恼火又刹那间烟消云散了。  **“还挺能文能武的嘛。**”韩越低下头，在楚慈脸上狠狠亲了一口。 |

|  |  |  |
| --- | --- | --- |
| **说明与分析** | **傅明煊** | **韩越** |
| 家庭背景：  傅明煊：父母兄嫂，侄子，敬畏兄长。有权有势。  韩越：父母兄嫂，侄子（兄长私生子），敬畏父亲。红三代，有权有势。  相似点：出生于**权贵家庭，有权有势，且攻都是圈子里权利最大的一个。** | 第五章 软硬兼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明煊自己。从小在父母兄长的呵护下长大，背靠傅家和丛森这两棵大树。  一听吃枪子儿，周围一群人纷纷侧目，人人都觉得这事傅明煊还真干得出来。这帮人没一个省油的灯，**家里都是有权有势的主儿，其中又以傅明煊能量最大**，堪称可呼风唤雨。 | 第3章 藏拙  楚慈肩膀痛得皱起了眉：“……我给你摆脸色？我哪敢？**你韩二少是北京城里的太子党**，给我出个死亡证明也不过一句话的事，大庭广众之下打人骂狗由着性子来，我吃了雄心豹子胆敢给你韩二少爷脸色看？我活得不耐烦了不成？”  第17章 疑云  **太子党的家族也有强有弱，太子党本人的能力也有强有弱！韩家和韩越，已经打破这个圈子好几年以来的平衡了！** |
| 性格：  相似点：   1. **暴躁易怒** 2. 有过几个床伴，但都**因为性格暴躁分手**。 | 第三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要论花心，包厢里这帮人估计没有不花的，但傅明煊家世显赫信息素等级极高，人又生得风流倜傥，**多的是小网红小明星主动爬床**，虽然因为**脾气太暴关系都不长久**吧，但向来没有他主动要人的道理。 | 第2章 第一滴血 ...  裴志讪讪笑了一下，佯作不知的转过头去。韩越以前没进部队的时候性格就急躁易怒，后来又加了点兵痞脾气，一般人都惹不起他。**他以前有几个床伴儿**，虽然也都穿金戴银好吃好喝，但是后来都难以忍受**韩二少的霸王脾气，一个个哭着叫着躲走**了。真正留下来的只有楚慈一个，因为楚慈走不了，他从一开始就是被强逼着留下来的。 |
| “床上”风格：  傅明煊：没有奇怪癖好，不爱说话，观念传统。曾经听朋友出主意，事后给方尧送奢项链，激怒了方尧。  韩越：没有恶劣习惯，闷头干事，性格传统。曾在请教朋友后给楚慈送过手表而激怒楚慈。  相似点：   1. **无不良癖好，不爱说话**。 2. **都曾采取了朋友的建议，事后给受送奢侈品，却激怒了受（将东西扔出去）。** | 第十一章 别动她们  圈里关于他在床上的癖好一直有个似真似假的传言——傅家二公子在床上有严重的虐待倾向，动辄打骂，伤了人就赔钱了事。  其实这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误会。**傅明煊在床上当然不能算温柔体贴，但也绝对不是个暴力份子**，像那天那种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他在这方面的观念比较传统**，为人又缺乏耐心，**既不爱说情话也不爱玩花样**，往往是脱了 裤子就上场，闷头把人往死里弄上两三轮，爽完再来一支事后烟，过后礼物钱财也从不吝啬。  第八章 第三道伤口  **一次傅明煊听刘元的馊主意拍了条限量版的男式项链，做完爱以后衣服都没穿上就赶着献宝，结果方尧气得脸色铁青，直接让他带着东西滚出去。** | 第2章 第一滴血  韩越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多。  **韩越在床上没什么恶劣的习惯**，整个过程也不大说话，只**闷头办事**。**他在这方面个性非常传统**，只是精力太好了。他喜欢压在楚慈身上，一边亲吻一边贯穿他，两人贴得极近，呼吸都纠缠在一起，乍看上去是个亲密无间的姿态。  **后来他请教了裴志**，裴志又去请教他那几个情妇，回来告诉韩越：“你这样不行，完事以后你要好好安慰下人家，聊聊天儿，送点小礼物什么的。最重要的是你不能自己爽完了就睡了，要真心疼你那心尖儿，你等人家睡着了你再睡。”  **韩越点头表示明白了。明白以后买了只江诗丹顿Saltarell表，晚上完事以后拿出来要送给楚慈，结果被楚慈狠狠从窗户外扔了出去，然后足足一个月没开口说一句话。** |
| 身边人的态度：  傅明煊：虽然身边人都有权有势，但是他是最有权势的一个，因此身边的人都怕他，依附他的权势，朋友对他畏惧多过友情。  韩越：从小被奉承，家族和本人都是太子党中最有权势的，身边的朋友害怕他。  相似点：   1. **家世背景比同圈子的家族都要有权势。** 2. **被身边的所有人奉承讨好**，**被朋友惧怕。** | 第六章 第二道伤口  一听吃枪子儿，周围一群人纷纷侧目，人人都觉得这事傅明煊还真干得出来。这帮人没一个省油的灯，**家里都是有权有势的主儿，其中又以傅明煊能量最大**，堪称可呼风唤雨。加之他从小习武，横练了一身的硬功夫，惹他不高兴了世家公子也是照收拾不误。**跟在他身边的人无一个不是想仗他的势，同时也对他畏惧三分**，到了什么时候都不敢放肆。  不同于任一川处事那种圆滑世故，刘元还是耿直多些，骨子里**对傅明煊又是畏惧多过友情**，两三句话出口就已经踩了大雷。 | 第17章 疑云  “……”身后一片沉寂，半晌才听楚慈懒洋洋的问：“你怕我？”  任家远扶着衣橱门的手指都僵硬起来，喉咙也有点发紧的感觉：“我为什么要怕你？”  “是，你不怕我。”身后传来楚慈的笑声：“——你怕韩越。”  “**……每个人都怕韩越，我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你以为侯瑜不怕他？你以为裴志不怕他？并不是只要被划归到太子党这个圈子里就能跟这个圈子的每一个人平起平坐，**太子党的家族也有强有弱，太子党本人的能力也有强有弱！韩家和韩越，已经打破这个圈子好几年以来的平衡了**！这样一个人，我稍微有点怕他又有什么错？”  第26章 卧床休养 ...  “我也不知道，当时不懂得吧。”韩越说着还自嘲的笑了一下，“当时只觉得我这么喜欢他，他却老是不鸟我，实在是太欠抽了。有时候看到他跟别人说两句话我都生气，他既然对我不理不睬，怎么能对别人笑脸相向？我这么一个大活人杵在那，**从小谁都看我的脸色，谁都敬我、怕我、奉承我**，他怎么能把我当成个垃圾一样随手乱丢呢？ |
| 身手：  相似点：   1. **从小习武**，身手极好 2. 有**野外生存**经验。 | 第五章 软硬兼施  一听吃枪子儿，周围一群人纷纷侧目，人人都觉得这事傅明煊还真干得出来。这帮人没一个省油的灯，家里都是有权有势的主儿，其中又以傅明煊能量最大，堪称可呼风唤雨。**加之他从小习武，横练了一身的硬功夫**，惹他不高兴了世家公子也是照收拾不误。跟在他身边的人无一个不是想仗他的势，同时也对他畏惧三分，到了什么时候都不敢放肆。  第四章 第一道伤口  本以为傅明煊受限于惨淡的光线，无论如何也不能像在外面那样快速越障，却没想到这人**十几岁就自在野外扎营生存八天八夜**，黑暗里穿山渡河如入无人之境，这点障碍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 第2章 第一滴血  边上一群人都连连点头让韩越先点。韩越的出身背景在他们这群太子党中是最好的，本人也算争气，**从小跟着警卫员习武，刚满十八岁就参了军**。在部队里整整十年摸爬滚打，他父亲还没退居二线，他就已经顶了上去。现在一提韩家老二，不少老爷子都要翘个大拇指。  **韩越在野战军里混大的**，这一拳半点没有留力，一下子直接打飞了许仲义的两颗牙。只见血沫从许仲义嘴里涌出来，人当时就倒在地上动不了了，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惊叫声。 |

**情节，细节描写以及对话对比**

|  |  |  |
| --- | --- | --- |
| **说明及分析** | **张狂记忆ABO** | **提灯看刺刀** |
| （情节）初遇  张狂：傅明煊对方尧一见钟情，主动搭讪询问姓名，且用组词却姓名中的具体文字。傅明煊询问电话号码，方尧笑而不语，委婉拒绝。和方尧对话时装的温和有礼，离开后原形毕露。  刺刀：韩越对楚慈一见钟情，主动提出送楚慈回家并且询问姓名，用组词的方式确认具体文字。韩越询问手机号码，楚慈笑而不语，委婉拒绝。和楚慈对话时面带笑意，楚慈离开后原形毕露。  相似点：   1. 一见钟情后主动搭讪，并且**询问姓名，用组词的方式确认文字**。（《刺刀》中，“仁慈的慈”为韩越楚慈二人互相原谅，以及楚慈善良的品格埋下伏笔；根据《张狂》文案，“饶恕的饶”也为后文“破镜重圆”和“追妻火葬场”的情节埋下伏笔。这段对话的作用相同。） 2. 被要电话后，受都**笑而不语**，委婉拒绝。 3. 攻被拒绝后都表面毫不在意，在受离开后**卸下温和礼貌的伪装**，并且都因此下定了得到受的决心。 | 第二章 搭讪  **“对了，您怎么称呼？”**  **“免贵姓方，天圆地方的方，单名一个尧字。”**  **“遥远的遥？”**  **“不，是饶恕的饶，去掉偏旁。”**  男人把他的手拉过来，在他掌心一笔一划地写：“是不是这个尧？抱歉我语文不太好。”  陌生人的突然触碰让方尧有些抵触，不过看对方表情坦然正派不像有什么坏心，便忍着痒，耐心等他写完才将手收回：“就是这个。”  “原来是这个字。”带着热度的目光从他的手心慢慢移回他的脸，礼貌赔罪，“光顾着问你了，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傅明煊。”  **“宣纸的宣？”**  男人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煊赫的煊。”**  傅明煊笑了笑：**“介不介意我留你一个手机号？”**  再怎样没有知名度，隐私方面方尧还是相当注意，电话号码当然不可能随便给。**他笑而不答。**  傅明煊的周身气场顿了三秒，给人一种肌肉绷紧的错觉，随后才很有风度地恢复刚才的模样：“有警惕性是应该的。”  话说到这儿，方尧也不大好意思继续待下去，起身道：“那我先走一步了，你慢慢坐。”  傅明煊跟着他站起来，似乎还想再跟他走到下一个地方，刚要开口说什么却被人打断。  “傅少、傅少！”  **望着方尧的清瘦背影一步步越走越远，傅明煊脸上戴累了的温和面具慢慢卸下，换上一副深不可测的危险表情，一直盯到他的身影消失在门诊楼为止。** | 第45章 番外之相遇 上 ...  **“哦，……您贵姓？”**  **“免贵姓楚，楚慈。”**  **韩越把着方向盘，笑看楚慈一眼：“楚辞的辞？还是青瓷的瓷？”**  **“仁慈的慈。——您贵姓？”**  **“哦，我叫韩越，他们都叫我韩二。”**  如果是圈子里的人，就算不认识韩越的脸，也该知道这位韩家二少响亮的名头。但是楚慈跟他们这个圈子没关系，一听韩二就笑了，问：“是因为你特别的……所以才叫你韩二吗？”  韩越噗的一声笑起来：“可能吧！不过我在家排行第二，上边有个哥哥，所以才这么叫的。”  韩越正准备踩油门，闻言深深看了楚慈一眼，摸出手机问：**“留个号码？”**  **楚慈望着车前窗，只微微一笑，并不答言。**  **韩越再不讲究人情世故，也知道这是默然推拒的意思了。**  自己面前的这个人，对陌生人的防备心并不强，但是十分内向，不是个随便和外人结交的个性。  **韩越一直盯着他的身影，直到完全看不见了，他目光里的笑意才一点点缓缓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让人脊椎发冷的欲望。** |
| （细节描写）受的外貌：  相似点：描写顺序相似。  **攻的目光——攻朋友顺着攻的目光打量受**——**受的穿着（衬衣西裤）**——**受的气质和周围浓妆艳抹的人们截然不同­**——**受的腿修长笔直**——**五官给人端庄沉稳的感觉**——**攻朋友的心理描写（夸奖）** | 第三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昏暗的光线里傅明煊慢慢起身，转过来面对着这群娱乐圈的人。他左手夹烟，右手伸出去跟导演握了一握，眼神很捉摸不定，像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几秒钟后目光停在最靠近走廊处，定在了一个大半边身体都隐在别人后面的人身上。**  **顺着他的目光，饭桌边包括任一川在内的好几个人也同时打量过去**，发现他看的是个年轻男人。  那人站在门边，**漂亮的脸上不带一点妆，上身绸府蓝衬衣，下身深黑色西裤，**打扮得既淡泊又随性，**跟旁边浓妆艳抹的男男女女大相径庭。**可仅仅是这样站在那儿，**那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和扎在衬衣里的薄瘦细腰就十分惹眼，**再配上他恰到好处的**五官跟疏离沉稳的气质，整个人既勾人又端肃**，叫人明知他不好接近却又忍不住接近。  **刘元喉头一滑，心想，真他妈是个极品。** | 第2章 第一滴血 ...  从他站到迪厅门口的刹那间开始起，**韩越的眼睛就定在了他身上，顺着韩越的目光，好几个人也同时往门口望过去。**  **那年轻人不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和众人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他大概是真的才下班，化验室白大褂都没脱，但是也没系扣子。**里边穿着一件淡蓝色细纹衬衣，一条铁灰色西装长裤，**衬得他十分清瘦挺拔。  这样稳步走过来的姿势，**竟然让人觉得他腿格外挺直修长。**侯瑜一直盯着他，直到他走到韩越面前，他才注意到这人的脸也很漂亮。**五官轮廓极其俊秀端正**，**没有半点风尘场所里那些男女的媚气**，**倒是给人一种非常冷肃、沉稳、秀丽而端庄的感觉。**  **侯瑜倒是把一开始的调笑心思收了收，心想这也许就是所谓高知人士身上的书香气，让人看了就……看了就想安静下来，好好跟他说说话，聊聊天。** |
| （情节）灌酒和强吻  张狂：傅明煊要求方尧敬酒被拒绝，将方尧按在沙发上嘴对嘴灌酒并强吻。方尧挣扎无果，剧烈咳嗽后衣服被弄乱，露出肩膀和锁骨。  刺刀：韩越要求楚慈和朋友们敬酒被拒绝，将楚慈按在沙发上嘴对嘴灌酒，楚慈挣扎无果，剧烈咳嗽后衬衣掉了一个扣子，露出锁骨和胸口。  相似点：   1. 受都是因为**拒绝敬酒**激怒攻。 2. 攻都**嘴对嘴灌酒**，用**力量压制**受，并且灌酒后继续**亲吻**受。 3. 受**剧烈咳嗽**后衣服都被弄乱，都有**锁骨和眼睛**的描写。 | 第三章 敬酒不吃吃罚酒  说完就把酒杯端到两人中间，直勾勾盯着他好看的眼睛：**“再敬我一杯。”**  **方尧反感地别过头，下一刻就被一只手捏着下巴正了回来：“不肯？”**  他沉默地将头再度转开。  咣当——  **傅明煊把酒一饮而尽后将杯子重重一摔，嘴对嘴严丝合缝地给方尧灌了进去！方尧登时开始在他怀里奋力挣扎，但力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头又被死死固定着动弹不得，混乱中后腰被黑色大理石台面的锐利尖角一戳，疼得在喉间闷哼一声，脸色霎时苍白。  **一口酒强行灌完了傅明煊还不尽兴，碾着他的唇轻薄许久才把人放开，一松手方尧就立刻呛咳起来，“咳咳、咳咳咳——！”**  **压抑而急促的咳嗽声在包厢里显得极其刺耳，本来平整熨贴的上衣在挣扎间揉得皱乱不堪，肩膀一侧扯得垮下来露出大半凹陷的肩窝和精致的锁骨，眼睫上狼狈地挂了水，嘴唇上也还残存着盈亮的水渍，分不清是唾液还是酒。**  这副香艳场景配上这暧昧的灯光，好几个Alpha的喉结都难耐地动了动。 | 第2章 第一滴血  **“大老远跑来连杯酒都不沾，你给谁脸色看呢？……还说不会喝，**你骗三岁小孩呢吧。”韩越笑着扳过楚慈的下巴，用力非常大，指甲都变了色，“话又说回来，你既然坐在这里，就当给我个面子，不会喝也得给我喝下去！”  楚慈皱起眉，低声说了一句：“别在人前发疯。”  **韩越哈哈一笑，突然仰头把那杯酒一口闷了下去，紧接着一把将楚慈按到沙发靠背上，嘴对嘴硬给他灌了进去！楚慈剧烈挣扎两下，但是根本抵不过韩越的力气，**挣扎中衬衣从腰带中脱出来，露出了小半片光裸的侧腰。    **韩越按着他吻了一会儿，直到楚慈喘不过气的时候才放开他，直起身来微微的冷笑着。**  **楚慈急促的吸了两口空气，酒液呛得他猛的咳嗽起来，脸色狼狈不堪，领口被揉掉了一个扣子，隐约能看见锁骨以下一小块胸口。他头发被揉乱了，不知道是因为酒液辛辣还是喘不过气，他眼底有些红红的水光氤氲，让韩越想起他在床上一声声哀求和呻吟的模样。**  “晚上回去再整治你。”韩越俯在楚慈耳边低沉的笑道。 |
| 《张狂》中其他一处对于受的“腰”的描写也与《刺刀》相似，且对于周遭朋友的目光描写所用手法也相似。 | 第四章 第一道伤口  傅明煊将人拉近，目光不自觉落在他的上半身。**尽管光线昏暗，但仍能看见**来不及扣上的衬衫里**那一大截紧致纤细的小腹，还有两侧向内凹陷的腰窝。方尧的身材很好，肌肉薄而紧致，弧度分明的腰线束在深色腰带里，只露出极有弹性的一段来引人一探究竟。**  他呼吸骤然加重。  从来没遇上过这么对自己胃口的型，身上的每一处都是增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如果眼神有热度，恐怕此刻这副腰已经被傅明煊烧出好几个窟窿。** | 第2章 第一滴血  **就算在迪厅如此昏暗的光线下，也能看见那后腰上的肌肉紧致而削薄，似乎充满了温热的弹性。狭窄的腰线由一个弧度束进腰带里去，线条非常美好，既不过分贲张也不过分瘦弱，让人一看就忍不住想把手搁在那弧度中，然后慢慢下滑到裤子里。**  侯瑜的目光忍不住落在那截被迫露出的腰上，而且他也知道周围有不少人的目光也都勾在上边，**如果那目光能化作实质，估计能把楚慈的腰狠狠勾下一片片血肉来。** |
| （细节描写）攻第一次强迫受  相似点：   1. 攻强迫受之前，都感到**庆幸（幸运），如果没有在两人相遇那天去某地，就不会遇见受。** 2. 性事中**受流泪**，攻将他**抱起来安慰。（眼泪的描写）** 3. 紧接着都是由攻的**生理感受描写转化为心理感受的描写**，描写攻对受和对其他床伴的**所求和态度不同**。 | 第四章 第一道伤口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他凑在方尧耳边笑了笑，“要是早遇见你，你早就是我的了。”  **他现在真庆幸那天大哥让他陪老爷子去医院，要不是这样他可能根本不会认识方尧，不会遇见这个让他灵魂战栗的人。**配合着手上的动作，他已经忍不住开始幻想自己胯下的这根东西搅到眼前这具身体里，被滚烫炙热的内壁死死咬着，紧紧吸着，那滋味一定美妙无穷。  方尧的灵魂被撕得支离破碎，下半身抽动几下，做了个吞吐的动作，像是在排挤异物的入侵。傅明煊半晌没动，抖着XX射得尽兴了才又满足地喟叹一声，俯身想去拿掉方尧嘴里那条已经半湿的领带。谁知低头一瞧，身下的人竟然**满脸都是泪水淌过的痕迹**，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沾得眼睫跟半张脸全湿，又顺着颧骨流到鬓发里。  他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勾住，刺刺的疼了一下，贴着唇问：“怎么了，弄疼你了？”  **说完就把人抱在了怀里。**  方尧像个木偶似的任他抱着，两条腿仍然向两边打开，腿根止不住的发着抖，似乎是被操得狠了一时半会儿合不拢。傅明煊此刻是真心疼了，搂着他的肩腰轻拍低哄：“哭什么，刚才不是还牛得很，要跟我决一死战吗？弄了你几下就哭上了？”  以前跟那些Omega在一起时一来他们身体结构跟方尧不一样，二来他们忌惮傅明煊的脾气，在床上叫得像打鸣，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总之让傅明煊觉得他们爽得很，因此也没有特别去照顾过床伴的情绪。  **但对待方尧他是多一份谨慎的。因为他真心喜欢方尧，看见方尧的第一眼就丢了魂，喜欢得恨不得把这个人关在家里哪儿也不准去，喜欢得恨不得把人吃下去。**  刚才方尧的嘴被堵着全程没发出声音，此时松了绑，但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像刚从寒潭水里打捞出来一样又湿又冷。他在傅明煊的怀里轻轻发着抖，牙关打颤，昏沉的眼神看着眼前惨白的墙面，看了一会儿后慢慢闭上了眼睛**，眼角的泪滑到了肩窝里。** | 第46章 番外之相遇 中  韩越把楚慈扛到肩上，一脚踢开卧室的门，把他摔到那张宽大的双人床上，随即整个人覆了上去。  **他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如果那天没有去那家餐厅吃饭的话，如果上来的螃蟹不是小了很多的话，如果没有抓住机会果断上门来堵人的话……也许他会和自己怀里的这个人在人海中擦肩而过，至少他不能这么快的把人弄到手**。  楚慈一直咬着牙，无法控制的哆嗦着，竭力忍耐着不发出半点声音来。直到进入的时候韩越去吻他的脸，才发现他**满脸都被眼泪打湿了**，**泪水还顺着脸颊不断流到漂亮的颈窝里。**  韩越用嘴唇磨蹭他的脸，含混不清的叹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他把楚慈的上半身抱起来，紧紧圈在自己怀里**，仿佛在用这种方法竭力的去哄他。  然而楚慈仍然在颤抖着，只要韩越一开始抽动，他就止不住的蜷缩起来，就像受到了无情伤害却虚弱无力的小动物一般。  韩越只能把他抱在怀里，一边低声叫楚慈的名字，一边用布满枪茧的指腹抹去他眼角的泪水。  他曾经很想得到楚慈，那种野兽般的侵占欲就仿佛雄性寻求交欢一般，只要被允许就可以了。然而紧接着他又想得到楚慈心甘情愿的允许，不仅仅是迫于暴力和恐惧的无奈首肯，还要更加主动的，更加配合的，两厢情愿的爱情。  **他渐渐变得越发贪心，想要楚慈接受他，喜欢他，对他温情相待，跟他过一辈子。他想要楚慈所有的一切，也愿意奉献自己所有的东西，就像真正的夫妻一般互相之间无所保留。** |
| （情节）攻带枪闯入受家中，威逼受和自己在一起。  张狂：傅明煊带着枪闯入方尧家中，用枪吓唬方尧。方尧同意和他在一起后安慰方尧枪没有下保险栓。  刺刀：韩越闯入楚慈家捆绑他两天后要求楚慈和自己在一起，楚慈同意后被韩越的枪吓到，韩越安慰他枪没有下保险栓。  相似点：   1. 两个攻都**带枪闯入受家中**逼迫受和自己在一起。 2. 受都被枪吓到（受颤抖的描写） 3. 攻都安慰受“**枪没有下保险栓**” | “答不答应？！”傅明煊怒吼一声，几乎将人耳膜都震裂。  许久的默然，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  所有情绪的色彩一点点化成了墙的白。方尧出神般盯着天花板的灯，盯到眼睛里的血丝全冒了出来，然后才睫毛微颤，缓慢地闭上眼睛，将已经变得空洞的眼神关在了黑暗里。  “答应。”  傅明煊大为满意，俯身想亲他一口，没想到方尧头向旁边一偏，最后只能亲在脖子上。傅明煊也不生气，强行把他抱在怀里，张嘴衔着他颈后的腺体一点点磨蹭一下下湿 吻，“以后你这玩意儿就是个摆设了。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敢标记什么狗屁Omega，我就一枪把他送到西天去取经，听懂了吗？”  **方尧一声不吭，身体无法控制地哆嗦着，眼神慢慢旁移，迷蒙地看向茶几上那把漆黑的手枪**。  傅明煊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了然地笑了一下，接着把枪重新别回腰后：“**怕什么，别怕，这东西我连保险栓都没下。**” | “……我答应你。”楚慈低声说，牙齿都在控制不住的轻轻打抖：“快给我松开手。”  韩越不等他说第二遍，就狂喜的扑上去狠狠亲了他一口，飞快的解开手铐。  楚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狠狠抓进了一个火热的怀抱中，韩越用力亲吻着他的头发，顺着耳垂一直亲到脖颈，然后把他狠狠按到椅子里去，头在他颈侧用力的蹭着。这样亲昵而激动的动作让楚慈紧紧皱起眉头，竭力往后仰起头，突然他感觉腰侧蹭到了什么冰凉的东西，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那是韩越随手塞在口袋里的手枪。  他就像是被电打了一样猝然推开韩越，力气出乎意料的大，甚至让韩越都踉跄了一下。他站起身拔腿就往外跑，然而韩越满腔喜悦正熊熊燃烧着，哪里能让他真的跑掉，于是立刻就伸手去抓。  论力气楚慈不是韩越的对手，但是禁不住他全力挣扎，一边挣扎还一边拼命往后缩。虽然他咬着牙关一个字都不说，但是显然脸上的神情很惊惧，连韩越这么粗线条的人都看出来了：“放松放松，冷静点！怎么了？怎么回事？”  **楚慈一言不发，打着哆嗦摇头一指。**  **韩越顺着他的手指往自己身上一看，看到露出来的枪管**，还习以为常的没觉得异常，愣了一下才突然反应过来：“你是说这个？”  他掏出手枪来在楚慈面前晃了晃，看到他更加恐惧的神情之后哈哈大笑着，一把将手枪狠狠扔了出去。  “别害怕，我不是故意带来吓你的，真的不是！我昨天早上从军委出来后就直接找你来了，所以衣服都没换。**乖，不怕，我一直上着保险栓呢……**” |
| （对话）攻和两个在酒吧的对话  三个角色对话一一对应  **傅明煊—韩越**  **任一川—裴志**  **刘元佩—侯瑜**  相似点：   1. **刘元佩/侯瑜**询问攻的枕边人，**任一川/裴志**引出受。 2. **刘元佩/侯瑜**好奇受为什么和攻在一起。 3. **任一川/裴志**向**刘元佩/侯瑜**说明攻逼迫受的所作所为（家人威胁，工作威胁，捆绑） 4. 攻表示自己真心喜欢受 5. **任一川/裴志**指责（劝说）攻折腾受，提到受一个月内多次去医院。 | 第七章 找抽  **“被谁呀，那个方尧？真的假的……”**  **“不是他还能有谁。”**任一川意味深长地抽了口烟，看了旁边的傅明煊一眼，“说真的，我本来以为你弄上手又得玩几天就腻，没想到这都几个月了你对他还这么上心。”  这段时间刘元被他爹支到国外去了，上周刚回来，对他们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立马哟哟哟三声：**“那个方尧，他不是抵死不从贞洁烈男么？现在学乖了？”**  “**咱们傅少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任一川点了支烟给刘元递过去，“**又是拿人亲眷又是捆 绑play的，铁打的硬骨头也让他给拆散咯。**”  傅明煊笑而不语。  “什么什么？”刘元眼冒精光，“**拿人亲眷这事我知道，捆 绑play又是怎么个情况？**”  任一川暧昧一笑：“**你问他。**”  “**别夸张啊，**”傅明煊一脸悠闲自得地靠着沙发，抬起来的右脚在空中慢慢点着，“**不就是把人捆了一晚上嘛。**”  捆 绑有，play可没有，他真没那个恶趣味。  “**装吧你。**”任一川瞥他，“**是谁把人绑在家一天一夜又特意叫记者蹲楼下拍到你清早出去的**？是谁杀到人家公司非要拿戏给他拍，他不要还搬出老板和违约金来压人的？又是谁管不住下半身天天晚上去烦他，逼得他逃到朋友那儿，又带着一伙人过去堵门威胁要拆了人家房子的？”  “**我操，明煊你……你可以啊。**”刘元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词儿怎么说的来着？无所不用其极！罪大恶极！**”  说完咧嘴笑了起来。  傅明煊笑着踹了他一脚：“**你他娘的才罪大恶极，我那是喜欢他，真心喜欢他。**”  “哎哟喂酸死我了……”  三人端起威士忌碰了一下，任一川就着冰喝完一大口，突然又大发善心想劝两句。  “**我说，你要是真喜欢他，喜欢到心尖儿上那种，就别整天折腾他，让人隔三岔五喘口气。**”  没想到任一川揶揄一笑：“**那我怎么听说上个月他光医院就去了两回**，戏都紧急停拍了？” | 第2章 第一滴血  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你要是在北京长留，你家那位宝贝儿岂不是要倒血霉了，天天晚上都得应付你……哈哈哈！”  韩越笑而不语，侯瑜忍不住凑过来问**：“什么宝贝儿？我怎么没听说？”**  **“你听说人家韩二少的屋里人干嘛！”**  “好奇不给啊？我怎么没听说过韩越在北京还有个把红颜知己？”  裴志挤挤眼睛:“不是红颜知己，是个带把儿的，冶金科研所一个工程师。跟韩越大概有两年了吧，不过人比较低调，不大出来走动。”  **“哟，高知人群啊！怎么就跟了韩越这么个兵痞子？”**  “**这你可就得问韩越了。**”  韩越正闭着眼享受那小姑娘的按摩，闻言睁开眼，一脸无辜：“**这有什么好问的？他一个外地人，没朋友没关系的，要不是我他评得上工程师？**”  裴志噗嗤一笑：“**你就装大尾巴狼吧你！当时是谁带着枪把人家堵在家里不准出门的？是谁用手铐把人家铐了两天两夜的？还有后来是谁威胁人家说，要是再不松口小心全家有麻烦的？**”  侯瑜惊了：“**韩二少还做过这档子事？**”  “可不是嘛！你知道韩二当时怎么说的：‘你他娘的再不松口，小心老子给你出一份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你就没家没口没工作，当个没户口的死人吧你！’后来就是这句话起作用了，**韩二的手段一般人哪招架得住啊。**”  韩越说：“**我真喜欢他嘛。**”  “**你他娘的是喜欢折腾他，上次你回北京休假半个月，人家去了三趟医院。**”裴志拍拍侯瑜：“听见没有？看人家是怎么欺男霸女的，学着点。”  侯瑜笑道：“不对啊，咱们韩二少也算是生得一表人才，又有本事，又有银子，出身背景也杠杠的好，怎么人家老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难道那工程师是个天仙下凡不成？” |
| （情节，描写）攻吃醋  张狂：傅明煊喝酒后去找方尧，正看到他和一个女演员说笑，态度绅士，笑容温和。傅明煊想到方尧从来没有对自己笑过，非常吃醋。方尧看到傅明煊后，脸上的微笑瞬间消失，表情变成戒备。受皱眉的表情更加激怒傅明煊，他联想到方尧在家中对自己不理不睬，当成空气的态度，更加愤怒，上前拉扯方尧，女演员劝阻无果，方尧被强行拖上车。  刺刀：韩越喝了酒在酒店门口等楚慈，却看到楚慈和赵廷车上下来，态度温和有礼并且在微笑。韩越想到楚慈从来没有这么对自己笑，被激怒。楚慈看到韩越后笑容消失，转为戒备，韩越上前拉扯楚慈，楚慈皱眉，韩越联想到楚慈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也总是皱眉，并且拒绝和自己交流，更加愤怒，将楚慈拉走。  相似点：   1. 攻吃醋的原因都是**喝醉酒**又和别人**态度温柔的说话微笑**。 2. 攻第一次被激怒都是因为想到**受从来不对自己微笑**。 3. 受看到攻后表情都**由微笑变为戒备**，攻都是因为这个表情被第二次激怒。 4. 攻**拉扯**受，受都露出了**皱眉**的表情。攻都由受皱眉的表情**联想到受在家也喜欢皱眉**。攻的联想具体内容都有：**①受不表现自己的情绪和想法②受在家不和攻交流，把他当成空气③受喜欢望着窗外出神** 5. 攻都非常渴望得到受的**“微笑”**和**“温柔”**，并且表示愿意**为讨受欢心竭尽所能**。 | 第八章 第三道伤口  **说起来方尧虽然性格冷淡，但向来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就像现在这样。他先是跟导演制片点头致谢，**又身姿挺拔地站在灯下，跟那个令傅明煊反感的女演员说着话。  那女的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还递给他一个纸袋子。**方尧接过来的时候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温和绅士，还往台阶下送了两步。**  看到这一幕傅明煊脸色猛的一变，神情变得极为暴戾，望着那抹笑容内心顷刻间翻江倒海。  **方尧从来没有对他笑过，哪怕一次也没有。面对傅明煊时方尧脸上的表情除了冷漠，就只有鄙薄、厌恶、反感、仇恨。**即便是在床上，在傅明煊一下又一下用力贯 穿他、把自己的东西注到他身体最深处的时候，他的脸上也从来没有回过暖，甚至还会添上一层屈辱跟排斥。  傅明煊就这么站在车边冷眼瞧着，**手里的烟盒捏得完全扭曲。在酒吧他没喝多少酒，一路开车过来都清醒无比，此刻却觉得神经火烧火燎额头血管直跳。**  **方尧一边微笑一边跟女演员说着话，走到台阶下正要挥手告别，忽然扭头看见了车边的傅明煊。**  **他脚步猛的一顿，脸上的笑就此烟消云散了。**  月色下傅明煊的表情模糊不清，倚着车门沉默看了他一会儿，随后才将烟盒收到口袋里，语气危险地吐出几个字：“方尧，你胆子不小啊。”  第八章 第三道伤口  **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方尧就神情戒备，连身体都不自觉后撤了一步。**  这个举动算是把傅明煊压抑一路的肝火给彻底勾了起来，他牙根狠挫目光如炬，双手插袋慢慢走了过去。  旁边的无辜女演员虽然不完全清楚状况，但起码认得这个脸比夜色还黑的人是谁，眼见傅明煊表情不善地一步步靠近，不由于身体抖了一下，心惊胆战地站在一旁动也不敢动。  这种明显的敷衍态度让傅明煊更为光火，一个箭步闯过去捏住方尧的下巴，手上青筋直暴：“你他妈耍我？”  “别别——”女演员当场花容失色，两手在旁边犹豫着想要上前拉开又不敢，却没想到就是她在旁边晃来晃去才让傅明煊更加暴躁。  **方尧猛的挣脱他的手，不知是被他弄疼了还是觉得在同事面前丢了面子，两道好看的眉毛紧紧皱在一起，漂亮的眼睫半阖半睁。**  **在面对傅明煊时他大多都是这副表情，有时要更冷淡些，有时要更厌恶些。就好像他心里有许多不悦和不满，甚至是许多痛恨，但他并不对傅明煊讲，不是不敢，是不想。就好像傅明煊永远不可能进入他的世界，他的心门从没对傅明煊这个人打开过哪怕一分一秒。**  方尧无法阻止傅明煊进家门，但可以选择对其不理不睬。他从不会为傅明煊准备三餐，总是做好自己那份然后坐在餐厅细嚼慢咽，偶尔心情没那么糟，还会喝一盒保质期很短的鲜牛奶。大多数时候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但完全没有交流。他就这么默默地吃，默默地出神，偶尔望一望窗外的景。**  但他没想真把方尧又弄伤弄出血，只是想方尧分给他一点儿注意力，**哪怕一个笑模样、一个温柔的眼神也好，那他就会欣喜若狂，就会答应方尧的一切要求，挖空资源捧他当腕儿也在所不惜。**  可惜方尧就是不想让他们俩都高兴。方尧一次又一次挑衅傅明煊，**被他碰一下头发丝都不愿意，但却在这儿给别人送行，收别人给的东西，对别人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这怎么能不让他恨得咬牙切齿？** | 第12章 第二滴血  韩越一人干了半瓶红的半瓶白的，脑子已经有点不做主了。他踉跄了一下爬起来，决定去门口吹吹风，抽抽烟，兼等楚慈过来。  谁知道他刚走到酒店门口，就看见赵廷的宝马车开过来，稳稳停在台阶下。赵廷走下车，**转到副驾驶席边上彬彬有礼的打开车门，楚慈走下车来，还对他微笑着说了句什么。**  韩越确定那不是一句客套话的谢谢**，因为楚慈这句话比较长，脸上还一直带着微微的笑意。**  **喝下去的酒几乎都变成酒精在身体里燃烧起来了**。**韩越从不记得自己得到过楚慈的笑容，更别提还这么温柔，这么……好看。**  赵廷也笑着答了几句，又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楚慈一边往台阶上走，一边扭头对他笑着说话。不知道两人是不是在聊天，中间还比划了几下手势，能看出他们聊得很投机**。    **韩越紧紧捏着烟头，却没有抽，那香烟已经被他捏成了几段。**他这时的脸色无疑是相当可怕的，如果有人看到的话，说不定会吓一大跳。  **楚慈一边说话一边走上台阶，猛地回过头，一下子就看到了站在大门口的韩越。刹那间他稍微愣了一下，脸上笑意迅速的收敛了，略有点戒备的望着韩越，甚至还下意识的退后了半步。**  韩越咬紧了牙根，半晌手一松，烟头直直的落到地上，被他一脚踩熄。紧接着他伸出手，对楚慈勾了勾，说：“你给我过来。”    第13章 出血 ...  楚慈又往后退了半步，微微皱起眉，盯着韩越。  韩越再一次开口的时候已经没什么耐心，厉声道：“——过来！”  赵廷在一边心惊胆战的看着，想解劝却欲言又止，目光不断在楚慈和韩越两人身上游移。他的存在让韩越更加冒火，蒙上一个箭步冲上前扯过楚慈，铁钳般的手指紧紧抓在他肩膀上，说：“你老实跟我进去！”  **楚慈猛的挣扎了一下，却没挣脱开。不知道因为疼痛还是厌恶，他眉毛皱得更紧了，眉心之间显出一道深深的纹路。**    **韩越熟悉这道纹。楚慈是个经常皱眉头的人，他不高兴的大多数时候都不言不语，只沉默的在一边看着，眉头微微皱着，给人一种沉静却不快的感觉。**  **他从来没给过韩越一个笑脸，甚至连好一点的神色都没有。平时在家里他基本不说话，实在不得不开口的时候，也尽量只用最简短的字句解决问题。**  **他的存在感是那么轻微，有时他不说话也不动作，就呆呆的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眼神安静，微微有点沧桑。韩越发现楚慈很在意窗外的高度，有时他甚至觉得楚慈望着窗外的时候，其实很想纵身跳下去，一了百了。**  这种感觉让韩越心里很焦躁，很想发火摔东西，又很想逼着楚慈跟他软和下来好好说话。**当然，如果楚慈愿意对他态度温柔点，多笑一笑，没事聊聊天说说好话，那他一定坚决不发脾气不摔东西，一定使出浑身解数把小情儿哄得好好的，天上的月亮都给他摘下来。**  韩越有时觉得很憋火。你看，明明只要你态度软和一点，咱们两个都好过；**但是你偏偏跟我硬气，跟别人就有说有笑的，你这不是存心让我恨出血来吗？** |
| (情节，对话)攻吃醋后强迫受  张狂：傅明煊看到方尧和别的女演员一起出现，大为吃醋，认为“不该放你出来拍戏”，并且强行带上车。方尧在车上时的神情寂寞冷淡，这个表情更加激怒了傅明煊，停车后在车上强迫了方尧。接下来是关于强吻，以及傅明煊和方尧接吻时的感受。  刺刀：楚慈和韩越的朋友打牌，韩越非常吃醋，将他强行拖上车，楚慈在车上神情孤寂。到家后韩越把他按在电梯间强吻，（对于韩越吻技与接吻感受的描写）韩越被性事中楚慈拒绝冷漠的态度激怒，并且认为“后悔把你带到人前去”。  相似点：   1. 攻都是因为受和其他人相处而**吃醋，将受强行带上车**。 2. 受都在车上望着**窗外景色**，并且露出了**寂寞的神情（乐景衬哀情）**，这一表情都**激怒了攻**，也激起了攻的**性欲**。（傅明煊付诸行动，韩越没有。） 3. 攻在性事中都**不讲究接吻技巧，吻技野蛮。（描写雷同）** 4. 攻意识到和**受接吻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大大地刺激了他的**生理感受**。 5. 攻对话雷同，都认为受勾搭别人，“**不应把受放出来**”。 | 第八章 第三道伤口  傅明煊转身看着一动不动的方尧，抬手又是一个猛拽：“跟我过来——”  这一下用力过猛手没轻重，方尧直接被他拽了个踉跄，还没来得及站稳就又被扯着衣领往马路对面拖。**漫长的数米距离胳膊被拽得咯吱作响**，方尧禁不住痛呼出声，傅明煊却根本没作理会，**打开车门塞进副驾安全带绑紧一气呵成。**  **“老子就不该放你出来拍戏！”**  半晌方尧才从疼痛中缓过来，这会儿又闻见他嘴里的酒气，很是厌恶地偏过了头：“你酒后驾驶？”  傅明煊侧目而视眼中冒火，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怎么，怕我死？”  方尧闭了闭眼睛：“我恨不得你现在就死。”  傅明煊哼笑一声，语气更加凌厉凶狠**：“老子还没死你就敢勾搭别人，真死了还得了？少他娘的做梦！”**  **方尧紧抿双唇不再争辩，只盯着前路默然不语。街上高楼林立，一幢幢亮着格子灯的玻璃巨兽潮水般向后退去，消失在后视镜里。商场和写字楼里出来的男女老少三五成群勾肩搭背，不用靠近也能听见他们之间的欢声笑语和脸上的爽朗笑容。**  **面对这一切他的表情显得有些迷蒙，瞳仁中倒映着车流，眼神空泛没有一个切实的着落，整个人陷入一种孑孑于世的孤寂中。**  这个样子的方尧是最令傅明煊着迷的。隐忍、沉默，炙热的感情通通藏在冷漠的外表下，就像是外面冰凉里头滚烫的钢炉。月光下的他虽然还是那么不苟言笑，但眉目生动眼神清冷，呼吸间连空气都为之陶醉。  **傅明煊几乎是瞬间就勃起了，那处硬得发疼，急需在方尧身上泄一泄火。**  **他甚至等不及回公寓。**没过多久车就停在了一处僻静的陌生地方，他将火一熄，一言不发地把方尧拽到后排，按在皮座上疾风骤雨般吻了起来。  **方尧还是那样皱着眉**，眼睛并没有享受地阖上，反而是出神地睁着。**傅明煊的动作粗暴直接，一点技巧也不讲，舌头不管不顾地闯进去搅弄，把他的舌尖跟嘴唇都咬破了皮，贴着他的脸粗重地喘息，像头发了情的野兽。**  想关上听觉但方尧做不到，只能闭上眼不悦地别过头，**可惜下一刻下巴又被带茧的虎口强行扳了回来。傅明煊捏着他的下巴迫使他张口，舌头钻进去牙齿微微磕碰着，津液啧啧在口腔流转。**  **其实以前不管跟哪个床伴在一起傅明煊都不怎么接吻，**哪怕兴致来了高潮的时候亲两下也十分潦草，觉得没必要。**但对着方尧的时候就完全不同。**  **他发现亲方尧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每次一贴上那两片唇简直有种灵魂重塑的感觉，从尾椎窜上来一股电流般的麻爽直冲天灵盖，恨不得把这个人揉进自己的身体里。**而且每一次接吻傅明煊都会硬，下面硬得像铁棍一样，直直在裤子里戳着。兴致一来他就要上方尧，不给他上他就强上，强上不行他就要求方尧用手给他搓，否则绝对不肯善罢甘休。 | 第6章 锥心之痛  **韩越把楚慈一把塞进副驾驶席上，砰地一声甩上车门，然后自己坐上去发动了吉普车。**  **楚慈一言不发盯着车窗外的马路，霓虹灯闪烁映照着夜空，路边的餐馆酒吧游人如织，年轻男女互相挽着，小孩子的气球飘在半空，一片繁盛荣华。**  **楚慈出神的看着他们，仿佛被热闹的气氛所感染一般，眼底不知不觉透出微许孤寂。**  韩越一言不发迅速挂档，超车，踩着红绿灯冲出路口。二十多分钟的路程十分钟开到，车刚停稳在小区车库，他就一把抓过楚慈，硬生生把他从副驾驶席上拖出了驾驶席的车门。    韩越那手劲可不是开玩笑的，三十公斤的木头他都能一把抓起来扛着跑马拉松，把人骨头活生生捏碎也不在话下。楚慈跌跌撞撞的被他一路拖进电梯，门还没彻底关上，韩越就一把将楚慈按到墙上去，粗暴又直接的吻了下来。  **楚慈闭上眼睛，眉毛紧紧的皱着。他的嘴唇被咬得生疼，舌尖也破了，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这味道让韩越十分愉悦，**他一手拧着楚慈的下巴强迫他张开口，舌头扫荡和吮吸着他的口腔，用力大到让楚慈的舌尖都觉得发疼。**  **韩越从不讲究什么接吻的技巧，**他比较在乎真刀真枪的直接干。他做事从来都顺着最直接、最鲜明的欲望来。然而，**当他第一次亲吻楚慈的时候，竟然有种触电般刺激和满足的快感从骨髓深处猛窜上来，不仅仅刺激了他的生理，还极大的刺激了他的心。**  **韩越想原来亲吻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么好的！**怪不得男女耍朋友第一步都是接吻！      **“你他娘的是不是看上侯宏昌那小子了？”**韩越连进卧室都等不及，刚进门就把楚慈按在墙上扯他衣服，眼睛都被烧红了：“那小子除了打扮得油头粉面点之外屁都不会，**看上他你就傻逼了我告诉你！”**  楚慈皱起眉，神情有种冷淡的嫌恶：“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跑去跟他说话？还打牌？谁准你的？”**  楚慈仰起头，闭上眼睛，一言不发。  韩越很讨厌他这样，好像闭上眼睛就隔离了世界一般，一下子把两人亲密无间的距离给拉开了。  他想知道楚慈在想什么，就算两人的身体再亲密都不够，他想要更近的距离。但是每当他想这么做的时候，就会被楚慈无声的，坚决的推开。  韩越把他按在墙上，手指伸进去搅合了几下，觉得差不多了就抽出来，然后把自己硬得发痛的下\_身狠狠插了进去。**他开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勃\_起，一路上无数次想把车停下来，在后座上按倒楚慈尽情抽\_插。**他如此急迫的想确认自己的所有权，焦急到心脏都在微微颤抖。  **“我真他娘的后悔把你带到人前去，”**韩越一边激烈动作着，一边粗重的喘息：**“我真不该逞那一时之气，让他们都看到你。”** |
| （情节）攻撒酒疯，受离家出走  张狂：傅明煊喝醉酒后带着枪来到方尧家中，发他受反锁了房门，疯狂踹门无果后，掏出枪，正要开枪，方尧来开门。傅明煊抱住方尧，手中的枪贴在方尧的小腹上。方尧非常害怕，让傅明煊拿开枪。傅明煊表示不会杀他，并且将枪口塞入方尧下体。方尧自己把枪拔出来后，偷偷扔到床下。傅明煊指责方尧锁门将自己关在门外。方尧趁着傅明煊不注意，扇了他一耳光，趁着傅明煊没反应过来穿上衣服逃出家。傅明煊半天才清醒过来，并且开始打电话给朋友，调监控寻找方尧。  刺刀：韩越醉酒后带着枪来到楚慈家，楚慈怕他撒酒疯反锁房门，韩越疯狂踹门无果后掏出枪开门。他进门后保住楚慈，手里的枪贴在楚慈脸上，楚慈非常害怕，韩越遂将枪仍开，安慰楚慈“不会杀你”，并且埋怨楚慈把自己锁在门外。楚慈扇了韩越一耳光后离家出走，韩越清醒过来后打电话让朋友们帮忙找楚慈。  相似点：   1. 攻都是**喝醉酒**后回到家发现被**反锁在门外**，因而**掏出枪**。（傅明煊没有开枪，韩越用枪开门） 2. 攻都在开门后抱住受，导致手上的**枪贴在受的身体上**，吓坏了受。 3. 受要求攻拿开枪后，攻都表示“**不会杀你**”，并且**表白，安慰**受，**指责受把自己反锁在门外**。 4. 事件的转折都是**受扇了攻一耳光**，并且在攻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离家出走。** 5. 攻清醒后都非常**后悔自责**，**利用人脉寻找受**。 | 第九章 酒后发疯  **等傅明煊带着周身酒气赶到公寓楼下已经是晚上九点**。  **他杀气腾腾地冲上去抓人**，**钥匙插进去才发现里面反锁了，马上开始疯狂踹门**：“方尧、方尧！”  “方尧！给老子开门！”  但门里没有半点动静。  漆黑的防盗门在楼道的昏黄灯光下像道无形的隔阂，沉默又坚决地隔开了门内外的两个人。傅明煊西装敞怀，叉着腰在门口烦躁地转了两圈，紧接着牙根一挫，**忽然拔出随身的Glock19手枪，卯足劲对准大门狠狠一踹！**  第十章 扔枪  这一脚下去铁门发出咣一声巨响，墙灰都簌簌下落。  傅明煊开保险上膛，咔噔一下听得人心惊肉跳，接着就举枪瞄准门锁一副要直接轰开大门的架势。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却突然开了！  空气瞬间凝结。  其实在他喊到第二回的时候方尧就听见了，但当时正在卫生间擦身，所以耽搁到了现在。换好衣服后他连毛巾都没来得及挂好，**打开门就见傅明煊满脸凶神恶煞周身酒气熏天，手里还拿着那把他曾见过的手枪，看上去完全是索命的阎王。**  方尧立刻后撤了一步，皱起眉戒备地看着傅明煊：“你这是要干什么？”  傅明煊本来下一秒就要开枪，可一听到方尧的声音、一见到这个人却突然本能地愣住了。随后便怒火刹消，大喜过望地扑上前将人搂紧：“宝贝儿你在家啊……”  **那把没来得及收起的手枪还在他手里攥着，食指没离开扳机，冰冷的枪口抵在方尧小腹，稍一用力就能把人打个对穿。**  **方尧低头一看脸色顿时遽变，身体剧烈打了个颤：“你把枪收起来。”**  傅明煊神志不清地从侧面搂着他，醉得连鞋都不知道换，脑袋埋进他颈里狠狠吸了一口：“你好香……”  **求生的本能令方尧剧烈挣扎起来，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眉心紧皱，“放开我！你把枪拿开！”**  **“别怕宝贝儿……”傅明煊口齿含糊不清，目光顺着他的脖颈往下移至腰间，见到漆黑的枪口森然朝上却丝毫不以为意，“这是我的枪……别怕……这是我的枪……”**  他也许想表达这是他傅明煊的枪，永远不可能向方尧射出一枚子弹。但此时**此刻方尧却绝不会信任他，褪尽血色的脸上苍白一片，再开口声音都有些战栗**：“你发什么疯？！快点放开我！”  **“真的……”傅明煊甚至横着枪管在他小腹上拍了两下，食指仍然紧扣，说话断断续续，“你跟枪都、都是我的宝贝儿。宝贝儿你香得不得了，好闻得不得了，老子爱死你了……”**  说着说着两条铁臂向内收紧，勒得方尧几乎喘不过气。  趁他彻底发疯以前方尧从他怀里奋力挣脱出来快步往卧房躲，想抢在他进房之前把人关在外面。谁知傅明煊早看明白他想干什么，一个箭步冲上去将人打横抱起来就往床上摔。  **“胆儿肥了你……还想把你老公关外面？”**  **傅明煊说话连舌头都捋不直了还想着把头往他胸前埋，**下巴的胡渣扎在光滑的皮肤上磨得方尧非常难受，接着又张嘴在他锁骨上啃了两口。方尧猛的推开胸前的头，身体拼命往床下挣，还没挨着地就被傅明煊拎着裤腰带翻了过来。  “别跑、别跑……”傅明煊拿枪的那只手就挨着方尧的脸，大拇指指腹甚至腾出来摩挲了两下脸颊，**“想死我了……别生我气了……乖、乖……”**  **他低声哄着，方尧的身体却僵冷如冰。**  方尧想逃可傅明煊力气实在太大，压得他动弹不得**，何况脸颊旁边还有只握枪的手？**情急之下他只能猛的将头一偏，张嘴一口咬住握枪的那排手指！  （攻把枪塞入受下体，受拔出来后偷偷扔到床下）  缓了近两分钟**，他才全身发力猛一下推开傅明煊，以牙还牙赏了傅明煊左脸一个爽利的耳光，啪得一声狠辣无比，打完连手臂都有些脱力！**  这一巴掌对于傅明煊曾经受过的那些刀伤枪伤来说就跟蚊子咬一口差不多，但却显然当场给他打懵了。明明上一秒还任亲任摸，下一秒就挨了这么结结实实的一耳光，**他一时没反应过来，脸上火辣辣的疼着。**  “宝贝儿……”  **“滚开！”**  **傅明煊在方尧一声爆发般的尖吼里连滚带爬地让开，接着就见方尧穿好衣服迅速下床收拾东西，一秒钟都没犹豫。**  **等他回过神来房间里已经只剩他一个人。**  **巨大的关门声中傅明煊酒醒了大半，懵了好几分钟后去了趟卫生间。洗手池被他蓄满凉水，然后一头扎进去，**憋气憋到满脸通红才猛的将头抬起。  对着镜子他看见自己脸上五个鲜红的手指印，回想起刚才方尧吓得苍白又挂了泪的脸，**理智终于战胜酒精重新占领大脑。**  **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枪口进了什么地方？**  **空荡荡的公寓里，明亮的白炽灯下傅明煊头一回体会到什么叫后怕**。他几经寻找，最后从床底下找到了那把枪，上面还是湿的。  **傅明煊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许久，心脏突突突突地直跳，半晌平复不下来。**  **真他娘的操蛋！**  **没骂别人，他骂他自己。**  **但不管怎么悔，当务之急还是确定方尧现在在什么地方。**  方尧一气之下连衣服都没换就跑掉了，但似乎带了证件跟手机。  **他能去哪儿？找朋友？**  不太可能。上一次为了他躲到朋友家的事两个人大吵一架，傅明煊扬言要找人拆了对方的家，以方尧的性格一定不可能再去给别人找麻烦。  住宾馆？  好歹也是个有知名度的演员，三更半夜衣衫不整地跑出去住酒店，万一遇上个嘴不严的绯闻还不得传得天上有地下无？  挨了打的那半张脸还疼得发烫，傅明煊掬了捧水把嘴角渗的血擦洗干净，**然后才慢慢冷静下来迅速打电话联系。**  “喂，是我。起来起来别睡了，**帮我查查全市三星以上的酒店有没有方尧的入住记录，今晚，对，对！你他妈要老子说几遍？！”**  **“一川你在哪儿呢？跟我去趟派出所调一下监控，老子找人。”“还能有谁，方尧。”**  **忙活了半宿后终于在凌晨两点发现了方尧的踪迹。** | 第12章 第二滴血  谁**知道韩越发起酒疯来就是个活阎王**，头几天还能勉强忍一忍，到书房去将就睡一晚；到后来他晚上一回家就跑到楚慈的卧室外踹门，**踹得门板都裂了条大缝。最后有一天他实在喝多了，踹了几下门还不开，一时兴起竟然摸出06式，对着门锁就是一枪！**    楚慈在他踹门的时候就惊醒了，韩越在外边开枪的时候他惊得一下子坐起来，紧接着就只见**韩越杀气腾腾踹门而入**，**手里还拿着把开了栓的06式微声手枪，满身都是浓重的酒气，眼睛都烧红了，看上去极为可怕。**    **楚慈第一个反应就是跳起来往外跑，还没跑两步就被韩越一把拦腰抱住，扛起来往床上一扔。**  **那枪口就杵在几厘米远的地方，而且还开了保险栓！楚慈脸色都变了，手脚不受控制的发抖，颤声问：“韩越，你这是打算杀我吗？”**  韩越本来被怒火和欲\_火烧得神志不清，听楚慈叫自己的名字，倒是愣了一下。  **他食指还套在扳机上，枪口几乎抵着楚慈的脸，稍微手滑一下就会立刻走火，楚慈半个头都能被他轰下来。他这么一愣就是好几秒的时间，楚慈脸上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连牙关都开始打颤：“你……你放开我！”**  **韩越顺着他的目光看到自己的手，然后看到手上捏着的枪，被酒精烧坏的大脑呆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连忙把枪远远一扔。**  **“别……别怕，我不杀你。”韩越大着舌头安慰了一句，伸手去摸楚慈的脸，“我喜欢你。”**  楚慈全身上下都在发抖，**几乎连牙齿都发出细微的打战声**。韩越把他压在床上，紧贴着他的身体，能清楚感觉到他恐惧的颤抖，身体僵硬得就像一块石头。  **“谁、谁叫你他娘的锁门，操了，老子三更半夜回家你还不让我上床睡，我能不火吗？”韩越酒精一阵阵冲到脑子里，说话也含含糊糊磕磕巴巴的，又低头来亲楚慈的嘴角：“好了行了，下次晚上不、不准锁门！……我操，老子可想你了……”**    **楚慈突然用尽全力把韩越一推，紧接着挥手一个耳光重重打在韩越脸上，“啪”的一声无比响亮！**  **韩越被打得脸一偏，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  **楚慈猛的翻身下床，双手颤抖着收拾起钥匙钱包等，匆匆把外套一披就夺门而出。**    **韩越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足足愣了几分钟，才唤醒了仅存的微许理智。他强打精神去浴室洗了把脸，感觉头脑清醒了一点，就坐下来想楚慈会上哪儿去。**  **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寡言少语，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韩越看了下表，已经两点多了，这个时候他能上哪儿去？**  脸上被打的地方还火辣辣的痛，想必楚慈那一耳光真是用了全身的力气。韩越摸摸脸，**心里的怒火渐渐消了下去，有点后怕又有点着急。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消失个把两个人实在太过寻常，这三更半夜的他跑出去，会不会遇上什么危险？**  ……操，早知道就随便找个地方窝一晚上得了！也怪裴志那小子，逮着老子就猛灌……  韩越又用冷水拍了拍脸，在房间里转了两圈，**摸出手机来开始打电话。**他爹他妈他大哥都是不靠谱的，**韩越在电话簿里逡巡了一圈，然后挑出几个在公安系统里人脉广、吃得开的狐朋狗友一一打过去。**  这个时候人家都要么搂着老婆、要么搂着小情儿在睡觉，接到韩越的电话，十个有九个都反应不过来：什么？你相好的跟你发火？离家出走了？……我操什么人敢甩我们韩二少！抓回来！赶紧的抓回来！    **这边三更半夜的鸡飞狗跳，那边韩越接到一个电话，出乎意料是韩强的一个朋友打来的。**  这个朋友叫赵廷，跟韩越其实并不大熟，但是跟韩强关系相当不错。这人的最大特点在于，他特别会跟人拉关系、自来熟，在人情交际上格外精通，也格外热衷。  他开着好几家酒店和夜总会，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一些，小道消息、最新内幕他打听得最勤快。韩越只见过他几次而已，也就是个泛泛的点头之交，这次生日他却送了厚厚的大礼，还是通过韩强转交的，让韩越想拒绝都拒绝不得。    赵廷在电话里哈哈笑着说：**“韩二少，是我呀！我刚才在去酒店的路上正巧看见了您家那一位！**这么晚了就一个人在外边，就穿一件单衫，我怕他出什么问题，就顺道请他去我酒店里坐坐！眼下我们已经到酒店里了，您要不要来看看？ |